

揚子法言增註

一二三

□ 13

304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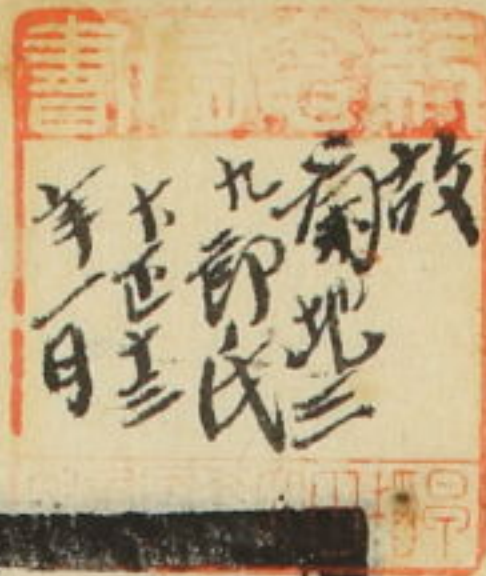
明治壬午年補刻

# 增註楊子法言

浪速書房文海堂藏梓

楊子法言增注序

在昔知孔子之道者子思之後獨見孟  
荀二賢而已降至中漢出一賢揚子  
雲者尙是之時儒林不振諸子塞路  
俗夫鼓舌跳梁爭其間子雲乃為著  
法言十三篇以辨析之文簡旨深論不  
詭於聖人蓋足以服人之心矣後之不知



13  
3042  
1-4





且如韓斯道者之言注與或問  
如出一口試取法言以對之不敢復容  
喙矣則子云闢路之功不在孟子之  
下也而班孟堅載之史曰再事王莽為  
大夫又典引序曰揚雄義新嗟何誣  
賢如斯之酷按谷永字子雲與揚子同  
時而長文辭常為光祿大夫其黨王

氏誓以死報恩明見謝王鳳書其後  
佞音媚譚阿商諛報無所不至殺  
斯人生值王莽篡立之日為之作  
劇秦義新後人以是與揚子同字錯  
為揚子雲遂至旁生投閣事者曾  
子行有同姓名者殺人其母聞之投杼  
齊人闕以字子我為田常所殺司馬



子長以誣宰我曰與田常作亂以夷  
其族孔子耻之是已矣者不幸也韓  
文載與大顛師書有評曰徐安國見  
王安石不喜退之故作退之與大顛師書  
後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文今悔  
之無及余嘗讀之不覺搔卷三大息  
因思及劇秦美新復三大息夫揚子

者以從倫安宜欲自守家無僭辱  
儲晏如也除為郎給事中黃門時值  
王氏權勢熏灼天下而三子不從其  
枉道而求富貴也可以激矣其始末  
辨證焦氏筆乘張氏子百年眼尤  
悉余亦竢意於凡例於戲揚子若其友  
離騷甘泉枚獵諸賦與屈子相如



頽頽幡然自改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  
乃覃思於太玄明道於法言而後無所  
憾也已太玄太深難知法言則余竊有  
得焉欽之西注柳州宣過李宋吳  
多違揚子之旨其失在錯繆章域  
鑿空生理也司馬溫公注最後出而  
爲精當斯公寸德俱高焉揚子左

祖嘗曰揚子云真大儒也孔子沒後  
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以是識而解  
是書故爲如是耳溫公長才之雅諸  
家善說存而不刪所以已意名曰集注  
余則無以力別章域莖善說采其  
所優附以管見名曰增注極其獲  
僭踰之罪然觀去其不迷多歧因



知揚子之有功於道也哉。庶幾乎夫  
世所宣者賢者也。明道者揚子尚且  
為論者所擯斥。吾小人道長而矣  
者。無遺子也。溫公之輕孟文公。貶楊  
東為二賢。夏之又為二公。惜之。班史曰。自  
雄之沒。於今四十餘年。法之不行。此非  
世祖中興之時乎。揚子苟為王莽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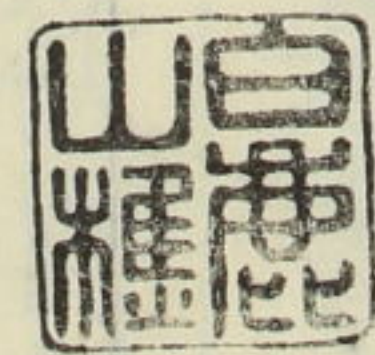
則人人唾其棄耳。何以大行當時大行  
今何棄之士之負天下之望而為之。蟻  
焉者。前有班孟堅。後有朱文公。士之  
負天下之望而為之光者。唐出韓  
退之。宋出司馬溫公。溫公之後。無復有  
其人矣。如焦弱侯。張和仲。諸人極力  
雪揚子之冤。以望非父公。匹故鮮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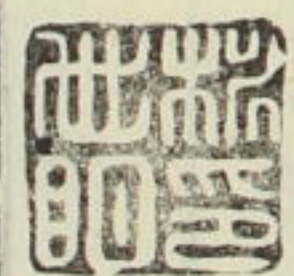
說者矣楊子阮生而無為之前者又死  
而無為之後者反受汚蟻豈不悲乎  
余非負天下之望者然為之後焉我  
折四海之廣必有其心者誠然知  
楊子而紬繹法言或取端于余增注  
則雖無德典式歌且舞

寬政甲寅秋八月

雲藩講官桃源藏序



男世明謹書





揚子法言增註凡例

一天明八年平安大火刻版多燒亡是書亦與在其中余使問版主曰法言豈欲再刻乎余素有增註之志若不惡同梓則爲翦舊註繁蕪正章句以與之版主僉曰謹乞是余所以有斯舉也

一是書萬治二年翻刻于平安記書號篇次及註家其體甚俗註又多脫誤就中司馬



溫公註問闕殊可惜也原本非溫公所定  
者明矣漢魏叢書獨收正文且寡異同若  
諸子彙函所收則固非全書矣宋尤表之  
遂初堂書目有四註法言司馬溫公註法  
言蓋皆全註也溫公全註最所欽慕明人  
趙濬之王昭平朱堯心等尤沉酣太玄法  
言手自讐較付梓見太玄經序余特得觀  
其太玄經耳嗟呼余老矣無復預祇役則

焉得訊二都名士蓄書三十乘者而探茲  
善本耶斯舉遺憾特是耳

一舊刻溫公序外有宋咸序二通而不載李  
軌柳宗元吳祕序今宋咸序亦除之所以  
省無用也

一嘗疑四註柳氏甚寡子厚唐名家必有可  
觀者何物拙匠謾尋斧爲後及見說郭載  
柳氏揚子新註與集註所載全無多少始



揚子法言 卷八  
知其素寡也孝至篇勤勞則過於阿衡註  
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是非國語  
之手也違揚子之旨故不取其餘皆載  
一諸家之註雖取其優者至正文艱澁人人  
異說無一可取者乃敢呈芻蕘言則不能  
不羅列諸註而使學者自擇也是其所以  
有蕪說尚不刈者也

一溫公者吾所尊信也然及見白璧之玷則

不敢爲隱是其所以重法言也

一揚子之文勿論諸賦壯麗無媲若其解嘲  
真金相玉質千載絕技至其法言則語簡  
旨深其體甚奇若出別手然余以爲釋之  
之法在屬目乎其儼論語者而以法言釋  
法言也

一揚子本傳曰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



門下史按王音者王鳳從弟陽朔中陽朔成帝

年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見谷永傳音

以永始二年薨見成帝紀然則揚子之游

京師陽朔以後永始以前可知也本傳曰

王音薦雄待詔又曰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者召待詔承明之庭當是在鴻嘉永始間

又曰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天

子異焉當是永始四年正月其證見成帝

紀自陽朔元年至天鳳五年計四十二年

以揚子至京之年甲合之不少八十三四

又自永始元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四年

以揚子至京之年甲合之亦不少七十五

六所謂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者其謬明矣

要之揚子者沒於平帝之末年王莽未篡

立之前決矣此事焦弱侯張和仲辨之甚

悉余尚恐有鑽皮出其毛羽者則又必有



洗垢索其癥痕者於是乎三考五按堅立  
公論以實二氏之言

一孔子之後二千有餘年書爲名教而作者  
數之幾不足屈十指也是書爲名教而作  
故論不詭聖人其儼論語者蓋自範也豈  
可不信而貴乎然若其人身實失大節則  
雖曰以人不廢言豈可信而貴乎故朱文  
公之以文字戮辱之亦爲名教也今因焦

張二氏之辨而精究之其不爲王莽大夫  
之證如合左契然則是書亦安可廢焉文  
公復生必不易吾言矣

一孟子沒後深知其賢者莫如揚子故韓退  
之曰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  
貴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是讀法言者之  
所須知也



揚子法言 卷一  
一桓譚與揚子同時常以揚子爲絕倫及揚子歿嚴尤謂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

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愛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本傳曰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法言大

行

王充漢人著論衡有言曰玩揚子雲之

篇樂於居千石之官秦宓蜀人事劉先主者與同郡王商書曰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張元微明人序太玄經曰今其



著作具在兼指太玄法言高出深入曾有一言詭  
聖道否余惟六經之文日月也溟渤也而  
雄亦不失爲五緯四瀆學者据此諸說先  
知揚子之賢與其書之貴而後讀之則必  
有所益矣

桃源藏子深甫識

門人海野彬之謹書

揚子法言集註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  
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  
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  
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  
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  
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



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晉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

多以爲諸子而忽是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



宋公名  
庠仁宗朝  
為宰相

郎宋咸司封貢外郎吳祕皆嘗  
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  
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  
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  
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  
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  
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家有李  
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

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  
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  
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  
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  
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  
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  
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  
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



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

涑水司馬光序

司馬公名光字君實陝州涑水鄉人宋哲宗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先朝王安石呂惠卿建議害政者悉罷之諸法復舊天下悅服薨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諡曰文正碑曰忠清粹德公爲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按神宗元豐四年公爲揚子法言著集註明年爲太玄著說玄七年進呈資治通鑑蓋皆爲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時也

揚子法言篇目

卷之一 學行

卷之二 吾子 脩身

卷之三 問道

卷之四 問神

卷之五 問明 寡見

卷之六 五百 先知

卷之七 重黎



卷之八

淵騫

卷之九

君子

卷之十

孝至

揚子法言卷之一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顏師古曰舛馳相背

大氏詆訾

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

顏師古曰大氏大歸

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干增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

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

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





於經

增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卒述陶唐以來

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

也索隱曰服虔曰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

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

於獲麟然也漢書註師古曰寔說是也吳仁傑

兩漢刊誤補遺曰仁傑按子長自序為太史公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以為職當載明天子功臣

賢大夫之德業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

之禍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蓋自太初改元

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為

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于麟止者此也按吳

仁傑說故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

近是

十三卷

顏師古曰

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第一

司馬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為

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以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

李軌曰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吳祕曰倥侗未

有所成顓固而蒙昧也○司馬光曰倥侗無知也顓蒙

倥音空倥音同又音通顓與專同恣于情性

李軌曰觸聰明不開

意用事訓諸理

李軌曰闇訓諸理

也言天氏蠢闇故教誨學行

諸道以開明之也誨學行

有聰明天命非學則不能誨學行

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誨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司馬光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人矣斯衆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人矣斯衆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已乎

司馬光曰好呼報切下可

曰未之好也學

不羨

司馬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

增下文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三十

學不當移置于下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

也不在茲儒乎

李軌曰駕傳也增說如將復

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吳祕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狗干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

或曰學無

益也如質何

宋或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

曰未

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

焉攸用

司馬光曰礪盧紅切焉按虔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礪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

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增礪礪同礪也荀子性惡篇鈍金必將礪厲然後利錯倉各切厲石也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註云可以琢玉

中矣

司馬光曰金玉二物苟礪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

否則輟

司馬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

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螟螣之子殫而逢螟



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

之肖仲尼也李軌曰肖類也螺羸遇螟螣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

尼又速於是○宋咸曰螟螣桑蟲也螺羸蒲蘆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

而化之以變為已子殯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殯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司馬光曰螟

音冥螣音零螺音果羸即果切祝之又切○學增舊刻螣作蠕誤也今据程榮本改之

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

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增此上文錯簡○孔子習

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

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增分分手之分或

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

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

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知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揚以

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大小不同高低有異矣

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

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嶽瀆為易

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司馬光曰李本作

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或問世言鑄金金脫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可鑄歟李軌曰方術之士言能銷五石化為黃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覲君



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司馬光曰或曰人可鑄

歟曰孔子鑄顏淵矣司馬光曰借向顏淵不學亦常人取遇孔子而教之

乃庶幾於聖人化他物為黃金何以異此或人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金

得鑄人李軌曰跋爾驚貌旨美也○學者所以

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司馬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增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思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李軌曰桐子

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

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宋咸

曰桐當為桐字之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桐顓

蒙此曰桐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

依誤文訓為洞無所據焉增桐子咸說是命謂

所賴以生也吳氏以桐子為桐宮之子指太甲

師哉指伊尹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

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司馬光曰師者先

○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

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吳

曰一閱猶言一卷也一卷書之小人說各異必立師

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小人說各異必立師

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

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

道者之稱○習乎習司馬光曰

下切勝音升平皮命切習乎習司馬光曰

移人以以習非之勝是也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

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

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







鴻漸于陵上請問木漸吳祕曰易曰山上有木

木漸君子以遠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

亦猶水而已矣李軌曰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據道義為根本

業貴無虧進禮樂如枝條德貴日新司馬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

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

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歟李軌曰斧藻猶列棟丹楹

也之飾案櫨也司馬光曰斧斲削也藻文飾也增案子結切爾雅疏梁上短柱謂斗栱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吳祕曰無別也眾人則異乎增彙函

是字○吳祕曰眾人有禮義之別所以賢人則異乎觸情○司馬光曰人為萬物之靈

異眾人矣李軌曰奉聖人則異賢人矣李軌曰宣訓誨

教禮義之作有以矣夫宋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情則動故作

禮義使眾人自別誠有旨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增學禮

禽義也白虎通○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

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李軌曰有其志而猶

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

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吳祕曰睎望慕也司馬光曰乘繩證切或曰

顏徒易乎睎之則是幾疑其難至曰昔顏常

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李軌曰奚斯魯僖公之臣



慕正考甫作魯頌○吳祕口正考甫宋宣公之  
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  
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  
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  
傳曰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  
正考甫  
商頌蓋美禘祀之車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  
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栢  
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司馬光  
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宮之詩  
故云然增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  
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據是商頌非正  
考父自作校訂諸周大師也若魯頌奚斯自作  
固無其徵蓋亦校訂之也校訂而頌存矣猶自  
作之也故揚子云然閔宮詩曰奚斯所作者謂  
閔宮之成奚斯教令工匠監護其事耳非作其  
頌之也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  
謂也

### 書與經同

宋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考  
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

等書宗道與

### 而世不尚

宋咸曰漢文帝以論語  
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治  
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故云世不尚

### 之可乎曰可

宋咸曰揚以為皆本諸道  
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或人啞

### 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吳祕曰漢之明經必為  
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

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  
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  
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  
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  
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  
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司馬光曰  
啞於革切增治之可乎須以發策決科二言並  
及語以言同經之書不可治之此不須以發策



也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

為道乎為利乎宋咸曰或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以

君子正之○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或人曰

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獲饗亦耕

獵乎增受而食之亦曰饗揚子耽學位不稱其

德所以得此問也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是獲饗也李軌曰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覩參辰之相

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也宋咸曰參辰二星名晉語董因曰公子重

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亂出晉當

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

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

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

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遷善也者

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義也

聖人之徒歟吳秘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二途不同跡是以君子貴捨惡而

遷善聖人之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司馬

光曰比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

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

惡遷善而不息則為聖人之徒矣增參辰皆星

名參所林切屬白虎宿與伐連體而六星辰太

火即心星也屬蒼龍宿參辰更出更沒未嘗有

比列蓋以其能進能遷也故○百川學海而至

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吳秘

曰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司馬光曰惡鳥路切

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

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頻頻之黨甚於

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易法言 卷之一 九



鷦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吳祕曰鷦斯鷦鷯小

之人甚於鷦鷯之羣徒賊稻粱而已矣○司馬光曰鷦鷯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司馬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

可下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羣居遊戲相從飲食而已○增同道曰朋同志曰友此章溫公讀屬上

章恐非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

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趨時若猛獸鷺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

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

如其富

如其富言市井之富

○或曰先生生

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

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吳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

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饒

矣

吳祕曰猗頓用鹽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饒矣○司馬光

曰猗於離切或人以為顏氏之親恐不免於饒也曰彼以其粗顏以其

精彼以其面顏以其貞

李軌曰面邪顏其劣乎

顏其劣乎

吳祕曰彼以犬馬之養面而不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



司馬光曰粗于胡切養體為粗元為或曰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吳祕曰紆朱之

寶以為樂○司馬光曰樂音洛下可以意才朱

衣金印貴者之服上章言富不足慕此言貴

不足樂皆不如學也○增前漢百官表丞相御史

大夫並金印紫綬後漢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註

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繅朱綬凡帶綬

曰紆又曰拓揚子解朝云紆青拓紫是也既曰

紆朱則懷金之金其為金印可知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

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李軌曰至樂內紆朱

懷金之樂也外李軌曰內樂不是故假於金

顏子樂道故曰內或曰請問屢空之內吳祕曰

或人樂物故曰外

空何為樂內○司馬光曰言顏子曰顏不孔雖

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樂之有

得天下不足以為樂吳祕曰顏得孔子而臻千

下豈顏子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宋咸

之樂哉

顏之所苦無他為惟苦孔子之道或人瞿然咸

卓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曰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司馬光

猶駭也

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所以

為樂也○增祇讀如詩亦祇以異之祇以苦為樂

故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

淵

吳祕曰言有教立道此

外無心者

顏淵是也

○司馬光

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

今從李宋吳本言教

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

術業者當以顏淵為



公心增溫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

不可為力矣宋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力學之故對以其為可學也

吳祕曰據孔子所知日未之思也孰禦焉李軌曰孔子無止之者

日習孔者孔之徒睎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揚子法言卷之一終

揚子法言卷之二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吾子第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顏師古曰周周公也迄至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

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然後誕章乖離宋咸曰然

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李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乖

離二字於下諸子圖徽司馬光曰漢書作圖徽今從諸家增徽善也美

也諸子諸子百家之諸子也言諸子乖離於道各自圖其美也顏氏吳氏宋氏竝以諸子為七



十子誤吾子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宋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為式○司馬光

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

曰然童子彫蟲篆刻李軌曰少年之事增篆音

為琢刻也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李軌曰悔之也

或曰

賦可以諷乎

吳祕曰言賦將以諷之也○司馬光曰謂若上林頽墻填塹

類之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李軌曰相如作大人

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或曰霧縠之組麗

增或曰

作問縠音斛紗也組當作細字之誤也

曰女工

之蠹矣

李軌曰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增霧縠劍客竝與辭賦沒交

涉諸注竝屬辭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

李軌

擊劍可以諷諭勸人也

曰狴狴使人多禮乎

李軌

曰言擊劍使人狴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

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為若

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

劍之形貌○吳祕曰狴狴多禮乎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狴或作狴古

切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多

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之為

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道自防不至於用

劍之為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



乎吳祕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司馬光曰乘繩證切言亦有盆

於事日必也淫舉其失以充之其無益可知也

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宋咸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

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徒

誇誕過實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

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吳祕曰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

○或問蒼蠅紅紫增紅紫並問色論語曰紅紫不以為褻服註紅南方間色

紫北方間色是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司馬光

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

不世如之何吳祕曰離朱善視師曠善聽曰亦

精之而已矣司馬光曰言精心以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增之字

指視聽○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

吳祕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

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增溫公註曰中正

則雅多哇則鄭宋咸曰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

吳祕曰哇淫聲也增哇鳥瓜切或作蠅前漢王莽傳贊紫色蠅聲註師古云蠅者樂之淫聲也

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

不能入也增確苦角○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



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渥

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增此揚子本擬論語

之章則原下當有未字諸家曰如玉如瑩爰變路問管仲未仁乎

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增王逸楚辭叙云今若屈

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是蓋以丹青喻文辭之

美也兩漢刊誤補遺云揚子法言有玉瑩丹青

之答說者亦謂不予之之辭按逸論語如玉之

瑩子雲蓋用其意則如瑩之如當訓為而爰易

也丹青非續事之謂蓋言丹沙空青周官入玉

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是也子雲以為三閭不月

喔咻嚅唳從俗富貴愉安寧殺身以全其潔如

玉而瑩其可變易而為丹青也哉故玉可碎瑩

不可奪子雲之予原亦孔子予管仲之意歟是

解丹青與王逸相反此書君子篇或問聖人之

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

久則淪淪乎哉丹青之義得之始明諸家解法

言而然忘之竟失揚子之旨幸有一吳仁傑而

洗之冤快哉但恨不使其知揚子自解丹青之

面在於君○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

尚事勝辭則仇宋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

仇直仇直者辭勝事則賦宋咸曰揚子前云辭

質之謂也事辭稱則經司馬光曰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吳祕曰言滿天下無口

容也言也容也為○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

為法法數吳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曰

有德之文藻矣

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法數

揚子法言



斷木為棊，梳革為鞫，亦皆有法焉。吳祕曰：梳當為梳，梳，音摩。

也。棊，鞠戲具，器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司馬光曰：梳當作植，植，呼願切。所

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鞫，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李軌曰：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譬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剋施也，況介

丘乎。宋咸曰：遷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司馬光曰：宋吳本剋施作遷迤，今從李本。剋，力紙切。施，移通切。○增字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典剋施，山卑長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

況枯澤乎。增禮器音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惡池。井州其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字典周禮職方氏：井州其川，專池禮器作惡池。山海經作滹

沱，戰國策作呼沱。詛楚文作惡駝。音義：同，据是惡沱，即惡池。井州之小者，揚子借用為小川，貌諸家不知之。○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音義：皆誤。今刪之。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李軌曰：棄常珍而嗜

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吳祕曰：惡安也。○司馬光曰：惡音烏。下同。

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吳祕曰：諸子若

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山嶮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

之戶不可勝入矣。吳祕曰：嶮宜讀如陘。陘，山中

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入於道也。○增爾雅釋山：山絕陘。疏謂山形連延中忽斷

絕者，名陘。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陘。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陘。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陘。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吳祕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

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孔子之戶哉

○或欲學蒼頡

史篇

李軌曰蒼頡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

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李軌曰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

名不名而闕增再言史乎者卑之也蓋不學道而學史故云然漢書揚雄傳雄以為史篇莫善

於倉頡作訓纂可知揚子通字學也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

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

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

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李軌曰戰

悖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

○司馬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楊今從諸家

本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聖人虎別其文炳也

李軌曰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君子豹別其文

蔚也

李軌曰蔚有文章而次虎者辯人狸別其文萃也

然有文采異於狸豹增毛文不純故曰別非別

百獸之謂炳兵永切明也蔚於胃切盛也易革

卦象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揚子之語本此辯人善辨論大道者萃秦醉

切聚狸變則豹

君吳祕曰辯人論矣豹變則虎

曰吳祕

子晞聖人亦聖人之徒○司馬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

與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李軌曰賣書市肆不

易并此

卷之二



能釋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李軌曰鈴小以

說見則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李軌曰非法不聽

也無淫李軌曰非正不擇則亂淫則辟○迷正

道而邪哆者有矣司馬光曰哆昌者反未有

迷邪哆而稍正也司馬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作

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孔子之道其較

且易也李軌曰言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李

曰言皓首猶亂○吳祕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

曰紛如亂而不理也

姦姦不詐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與不知而作

者固大不同故曰不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

焉得而正諸增正諸謂衆道是○多聞則守之

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

無卓也司馬光曰約謂擇其○綠衣三百色如

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李軌曰綠衣雖

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

冬○吳祕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綿雖多不

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增三千李

氏解為三千紙按紙音只說文絮一苦也韻會

古人書於帛故裁其○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

邊幅如絮之一苦



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震風凌雨

李軌曰夏大也

李軌曰

然後知夏屋之爲幘幘也

李軌曰夏大也幘幘蓋覆也

增字典

虐政虐世

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

增夏桀不能滅湯尹殷紂不能亡文武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增孟子辨

楊墨之道而斥之詳見滕文公盡心二篇揚子著法言本意所出

後之塞路者

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

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

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司馬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性命皆

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於聖

斷也史記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揚子此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

折諸聖之言本于此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

### 修身第三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動不克成本諸身

司馬光曰咸感

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正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

誤修身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

吳祕曰矯思猶正思也

立義以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知命則不憂宋咸曰桓雖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或問銘吳祕曰若湯之盤正考曰銘哉銘哉

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

不可為也司馬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

其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脩

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吳祕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堅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李軌曰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

禮是慎兼之於書吳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禮有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上天不諂下交不驕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是也

則可以有為矣增宋吳本有或曰君子自守奚

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矣其守

○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

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司馬光曰

好大知已所守之下矣增天庭比聖人天下指諸

別自一章○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李軌

子按此句

則知已所守之下矣增天庭比聖人天下指諸

別自一章



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  
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  
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司馬光曰董  
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  
所以為高○溫公所引即董子對策之文大夫  
之意也下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  
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嘗居君子之位而  
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  
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休之言而其入廉直不讓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故揚子與公儀休並稱之使見善不明用心  
不剛儔克爾○司馬光曰誰能如○或問仁義禮  
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符也○李軌曰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  
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

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司馬光曰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處宅由路正

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

吳秘

曰謂志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

意而至者也

司馬光曰按孟子無此語

或問治己曰治己

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

司馬光曰若人

人治己以仲尼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司馬光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增率以善為則而導之○或曰

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

吳祕曰喬

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



怵怵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日有光月有明

芳驕驕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榮魂

曠枯糟莛曠沈摘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柳宗元曰榮明

也榮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莛如葭莛之

莛目精之表也言魂之榮明曠久則枯精之輕

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

塗冥行而已矣○吳祕曰榮光也榮魂神光精

莛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

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

是以杖摘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莛者

葭之白皮埴地也○司馬光曰摘宅歷切挑也

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

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聖

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棄

目矣增視當作魂字之誤也曠空也廢也○或

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

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

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吳

曰非禮不好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宋咸曰

必非禮不好行輕則招辜宋咸曰貌輕則招

衆故憂辱宋咸曰好輕則招淫宋咸曰不食肉肉必



謂文勝李軌曰華實相副然後合其質華實副則禮禮丈質彬彬然後君子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司馬光曰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

飲啄遊處得意也喻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

宋咸曰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曰明明在上百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

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

也何其臞宋咸曰粹謂以手粹菹茹也○吳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貧且

賤樂也顏何臞哉○司馬光曰百官牛羊若堯之所以養舜也○

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李軌曰

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取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吳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鈞之

輕簞瓢之樂也人之所不能○或問犂牛之鞞與玄駢之鞞

有以異乎吳祕曰犂雜色玄駢也曰同宋咸曰

牛一也故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宋咸曰言

吳祕曰毛附則異同而宗廟何取玄駢而不用犂也○司馬光曰

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禮文

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吳祕曰致

山川貴純色而不敢用犂也如剗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

不犂也司馬光曰剗苦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

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則何必禮文也○

猶勞字○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



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

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司馬光曰興周道於東方增論語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何晏集解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皇侃義疏魯在東周在西云東

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按揚子之意蓋亦同之○或問人有

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

門乎吳秘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惟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本韓書有解

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

牆則墜之司馬光曰貉母百切言夷貉之人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

增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是在夷貉則引之之意孺悲欲

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是倚門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吳秘

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司

馬光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

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聖人耳不

順乎非李軌曰惟口不隸乎善吳秘曰無聽不

習也言賢者耳擇口擇李軌曰耳擇所言衆人無

擇焉李軌曰觸○或問衆人曰富貴生吳秘曰

求富貴貪賢者曰義聖人曰神吳秘曰神猶道

生而已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

揚子法言



義者不苟求富貴不苟求生也觀乎賢人則見

衆人司馬光曰賢人能以殊於衆觀乎聖人則見賢

人司馬光曰卓爾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司馬光

聖人之所取法增此言觀乎賢人則知衆人之

所以爲衆人觀乎聖人則知賢人之爲賢人觀

乎天之爲聖人也○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

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也增已從從己者所謂黨

人也伊尹傳說之屬○天下有三檢司馬光曰檢衆

人用家檢司馬光曰所安賢人用國檢聖人用

天下檢利編於天下○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

入自禽門司馬光曰所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

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司馬光曰生而力之

非常人所能逮○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李軌曰

曰禔也曰其爲中也弘深李軌曰中外威儀也肅敬也括

括則可以禔身矣法也○司馬光曰弘深不淺

露肅括不放肆○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愷之

有司馬光曰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愷大惡也○

○上士之耳訓乎德李軌曰下士之耳訓乎已

○言不慙行不耻孔子憚焉吳祕曰言行焉



而不耻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

揚子法言卷之二終

揚子法言卷之三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問道第四

芒芒大道

宋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稱也○司馬光曰漢書及李本

從宋吳本

昔在聖考

宋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

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總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李注

獨指伏羲畫卦以解之不亦謬乎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

姦罔

司馬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譏問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李軌曰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李軌曰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吳祕曰或喻其旨事謂異端之事○司馬光曰揚子設為或人意寤以結上意耳增答文闕爾非故不對○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宋咸曰導達也

則行斯德以得之宋咸曰有德仁以人之曰宋咸達矣仁則人義以宜之宋咸曰有義禮以體之文曰下必歸之禮體也人而無天也增集註以為天性天命恐禮焉以為德天也非按揚子之意仁義禮德合而為一則謂之道猶四體合而為一謂之人也合則渾離則散司馬光曰五者合而為一則渾而為一隨事言之則散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吳祕曰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統四體故○或問德表司馬光曰問有德之人謂之人者何曰莫知作上作下增作訓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也司馬光曰德者行禮於



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  
為善豈知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

而德  
吳祕曰何如去禮而專任德安用繁文之禮

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  
李軌曰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

無禮何能立德  
○司馬光曰言禮者德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

見無為之為矣  
宋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 或問彫刻衆

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

焉得力而給諸  
宋咸曰言萬景紛錯得之自一而刻之何力能給 ○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  
司馬光曰虛靜謙柔及提

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  
司馬光曰音義曰提都回切舊本皆

從手擲也提  
大計切擲也漢書曰以博局提

太子增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  
○吾焉開明

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  
宋咸曰苓當為蒙字

之誤也言開吾道之聲以為之明者惟聖人爾

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  
○吳祕曰吾焉

可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諸子

它道無所聞焉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

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生如盤增苓

通零說文草曰苓木曰落言佗道則落失其所

以開者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

李軌曰日月齊明視其  
文者不下堂知四方 閉之闢然不覩牆裏  
吳



光謂不學牆面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

而彌壯

司馬光曰宿蓄火也以論藏之於身

○允治天下不待禮

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

宋咸曰五禮五教始

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

○吳祕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黃帝堯舜以為外物邪

○司馬光曰疣贅言冗長無用也

○或曰太上無法而

治法非所以為治也

宋咸曰或以太古無法陶然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

道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

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是以法

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司馬光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

其有

匪伏匪堯禮義咷咷聖人不取也

吳祕曰咷咷不

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枉矢咷壺

○或問八荒之

禮

禮當作俗疑禮也樂也孰是

司馬光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人人是

其所習果誰為是

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

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李軌

曰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

增國在八荒之中土五政加之七賦養之是其所以為天地過此而

往人也哉

司馬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

○聖人



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

李軌曰礙止也止以爲準

無則禽異則貉

吳祕曰無禮樂則貉禽異禮樂則貉

吾見諸子之

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

○孰有書不

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吳祕

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于筆舌

○司馬光曰天常卽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是左傳文十八年傲很明德以亂天常是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司馬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彊

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形

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

曰所惡於夫智者爲其鑿也

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

吳祕曰深知器械舟

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在人乎

○司馬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

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

○司馬光曰問曰非雷非霆隱隱聒聒久

而愈盈尸諸聖

李軌曰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

曰宋吳本恥作欲今從李李欲恥皆音宏太聲

也

所主諸子

不能奪之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

揚子法言

卷之三

四



則革

司馬光曰前人所謂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則革故因革之道失其則知革而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規範也規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

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

無爲矣

吳祕曰阜厚也垂衣拱手視天民之厚盛何爲哉

紹桀之後纂

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

爲乎

李軌曰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

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述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吳祕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爲之時 ○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

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

吳祕曰太古未作禮樂是塗塞人之

耳目使其純愚○司馬光曰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提仁義絕滅禮樂 異端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

之禮聽之樂

吳祕曰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視耳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太玄經維天肇降生民使其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註肇始 降下也言天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

而塗諸

司馬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



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吳祕曰問政教之隆殺如衣之

新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則吳祕曰政教之隆則因襲之敝則革而損

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吳祕曰道家言太古之人未

有禮惟懷德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宋咸曰焉安也

言太古之人歸於上也猶嬰兒日嬰犢乎增上

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日嬰犢乎增上

有禮人猶嬰犢故揚嬰犢母懷不父懷宋咸曰禽獸知

子因或言而喻之有母而不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

知有父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吳祕曰狙詐兵法

詐故以為名猶日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

狐疑猶豫之類舜也司馬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

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日不

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需項漸襟堯舜乎吳祕曰

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銜玉而

之需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銜玉而

賈石者其狙詐乎宋咸曰銜玉其玉而賈售

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李軌曰亡無○宋咸曰言

也○司馬光曰言不用日亡愈吳祕曰無愈於

狙詐則亡國如陳餘日亡愈吳祕曰無愈於

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或日子將

疾狙詐之辭增亡字讀為無者是或日子將

六師則誰使宋咸曰子指揚子也言無詐為愈

以軍師必日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司

尚奇勝馬



信光曰若漢高祖用韓彭越陳平之徒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成敵世司馬光曰若曹操為治能臣亂世故有天下者審其

御而已矣司馬光曰當以識度恩威為本○或問威震諸侯須

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司馬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須

為狙詐奈何云寧亡國而不曰威震諸侯須於狙

詐可也李軌曰未足多也○吳祕曰如五霸增

不父未若父母之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

宋咸曰當以德威之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

宋咸曰言征伐日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

必須此乃可日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

何必狙詐乎吳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

狙詐哉○司馬光曰司馬法○申韓之術不仁

之至矣任刑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

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李軌曰峻刑戮之術制

故曰不仁之至也○吳祕曰不教而殺視人如

言何用人若用牛羊乎凡殺物祭神曰用其左

傳傳十九年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若牛羊用人下當

字則狐狸螻蛄不腰臘也李軌曰勝八月

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宋

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

易子去言



蟻天蟻也蟻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南呂之  
日蟻虫入穴故蟻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  
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  
猶狐狸蟻蟻不過乎蟻蟻之侯矣國前漢武帝  
紀曰殺也蘇林曰祭名也貍虎屬常以立秋服  
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貍  
之祭也據是蟻蟻皆獵狐狸之見殺蟻蟻之見  
踐豈可乎  
○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

亦可乎

由李軌曰刀鈍礪之以砥筆秃銛之以刀  
也○司馬光曰銘息廉切古曰人砥則秦尚矣

也○司馬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  
若秦為尚矣其如不仁何○增人砥謂加砥於人  
也○或曰刑名非道耶何自然矣以宋咸曰言若

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然○吳祕曰刑名  
非正道耶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司馬  
光曰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  
而止○增非道耶見其自然以疑其非正道也此  
用耶字下章非法句用歟字可見義自不同自  
然謂若商鞅用法嚴酷後自為車裂之類也

曰何必刑名園基擊斂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

司馬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吳本若自然者  
皆謂之道則園基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  
擊斂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  
時而自制是亦自然○增溫公此註甚明辨是即  
自然之義也而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

作姦道

吳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

未右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司馬  
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



輸按輸輸故然疑輸故之道則同其為為茲正則異矣○或曰申韓之

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宋成曰唐虞成

周之道德仁義詩如申韓如申韓宋成曰再言者疾之甚也

如申韓吳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之法○司馬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

字之誤何○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

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李軌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以數

少聖人之術漸深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宋成曰台我也增盤庚曰

日乃曰其如台蔡註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高宗彤或

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宋成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王

寡欲之心此可取耳故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宋

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

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吳祕

曰行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正乎仁義節

儉以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

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吳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

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

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行謂中國者於天下乃

欲而術見開迂之矣○司馬光曰罔誣也雖與親隣亦不

揚子法言卷之三終



